我的一位朋友

讲个无聊的小故事。

1

故事要从高一说起了。

主角是我的一位高中同学，就叫他超哥吧。超哥上学的时候坐我后座，见他第一眼觉得是个帅哥，认识三天发现这男的怎么这么能满嘴跑火车，过一星期简直要窒息：魔镜啊魔镜世界上还有比他更做作的男人吗？

还真有。

超哥的同桌是班长，也是个小眼睛帅哥，自恋程度比起超哥有过之无不及。偏偏这俩成绩好得令人发指，每次周考月考半期考期末考第一拿着玩儿似的，装起逼来让人恨得咬牙切齿。比如超哥这条微博：“两天就写了六套数学卷而已”，再比如同一天的班长：“月考有意思吗？英语都能147了”

对此我的反应是截图@同桌小姐妹：嗑到了！

小姐妹是班花，超级温柔漂亮的女孩子，还会很配合地跟我一起磕双一 CP。班长一开始会抗议，说女人真可怕，后来就习惯了，不知道哪里看了乱七八糟的科普，有一天特别严肃地找我谈话。我以为他生气了，刚要自我反省是不是玩笑开得太过火，结果这哥一本正经地：“你们写同人的时候，记得把我写得攻一点。”

“？？？”要不是在上自修我还能笑得更响，尤其是听到后面传来班长小声问超哥有什么好笑的，被他嫌弃说走开走开，我不认识你。

自修课四分之一的时间用来插科打诨，四分之一的时间用来抄作业，超哥和班长的作业模板就像细胞分裂，一变二二变四四变八然后传遍全班。作业太多的时候他们两个也互抄，抄着抄着就要给对方纠错，班长跟超哥说你这里忘了开根号，超哥一边嘀咕怎么可能一边把卷子拿过来看：“哦，还真是。”改完了还要在我们的注视下，小心眼地把班长的英语作文翻来覆去看三遍。

关系熟了以后，超哥再考第一就会很阔绰地请我们仨吃饭，电话打到KFC问人家是不是麦乐送，发现打错了还气定神闲地：“能不能帮我转接到麦当劳？”

班长是个单纯小孩，看超哥的眼神中闪烁着崇拜的光芒：“还能这样吗？”

我们都快笑疯了。

还有放学值日，超哥在教室后面画黑板报，班花往黑板上誊抄文字，我什么也不会，拿着米尺给班花画横线，等她写完一块再一点点把横线擦掉。班长坐在讲台上用班里电脑打游戏，他有段时间沉迷打僵尸，还会嘟着嘴模仿豌豆射手吐豆豆。断断续续打了两个月僵尸，他终于打通了最终boss，手舞足蹈从讲台这头跳到那头，被超哥翻着白眼骂智障。

高中班主任每个月要搞一次座位大换血，这种背景下，我们四个居然十分神奇地总能被排在一起。要么是超哥和班长坐我和班花后面，要么是他们在我们前面，上课的时候我们两个女生就得拼命戳他们后背：哥你低点头好不我看不见黑板！

再后来变成了我和超哥坐在班长和班花后面，换座位那天我忍不住调戏他问是不是怀念班长？他死要面子地冷哼：“你们这些小姑娘，别一天到晚给人拉郎，我和蔡蔡鱼清清白白，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”

我继续逗他：“那全班你最想和谁同桌啊？”

他想了想，低头眼神那叫一个娇羞：“蔡程昱。”

我疯狂锤蔡程昱同学椅背说你听到没有！他回头来嘿嘿笑得可憨，妈的磕死我了。

哦，对了，蔡程昱是班长的全名，不过我们都叫他蔡蔡鱼。

那段时间日子过得好快乐，快乐到眼睛一闭一睁，一学期刷地一下就过去了。期末发完试卷，老师在上面讲题，我们在底下传纸条聊天。超哥写：“下学期咱们四个要是还坐一块，暑假一起去旅游怎么样？”

我在后面留言说好啊，传给班花，她写完又传给班长，班长打开纸条，笑了笑，什么也没写，折成一团扔了回来。后来这张纸条被我死皮赖脸问超哥要来了，藏在笔袋里留作纪念。

2

可惜再开学我们四个没有再被排在一起。我和超哥坐在一大组的倒数第二排，班花和班长坐在三大组中间。

那时候觉得中学生的友情怎么这么塑料，一个寒假换个座位感情就被疏远了。更悲伤的是我后知后觉听说了班长和班花的八卦——你永远不知道和你一起磕CP的小姐妹什么时候就悄无声息地上位成了嫂子💔

自修课超哥问我干嘛不开心，我说你被蔡蔡鱼NTR了。他问什么是NTR，我叫他自己百度。他百度完了回来凶我：“滚！”

我生不起班花的气，她那么温柔，还会给我发短信说明天降温记得多穿一点。于是只好转而生自己的气，并下定决心再也不要真情实感磕CP了。

这件事很快就过去了，春天到来以后班里促成了好几对，我那时犯中二，看同级的男生都觉得幼稚，只有一个暗恋的学长。

学长是我心目中的高二极草，在上一届好像有点名气，但高一高二分在两栋楼，我是在校园歌手大赛才知道他的。初赛那天在体育馆搞海选，人多设备又烂，吵吵嚷嚷的。超哥报名晚了，被排在很后面，我心想着再忍一忍，再忍一忍，超哥唱完就走，就这样忍到了学长上台。他唱了首外文歌，我没听懂唱的是什么也不记得旋律了，后来才听超哥说是一首德语民谣，可是他的音色太好听啦，清亮得让我想起《放牛班的春天》，当下就拉着班花说他好帅啊！班长在边上小小声嘀咕能有我帅吗？

追完歌手大赛我记住了学长的班级姓名，可是我好怂，除了偶尔跟班花嚷嚷男神以外，也没敢进一步地想方设法认识他。超哥转发过他的微博，ID就是很简单的中文名加英文名后缀，我悄悄地关注了，有时候闲着无聊就去翻他微博，翻完了就开始逐条翻评论，像个变态一样。

后来我开始翻@他的微博，二零一二年的手机客户端可以查看@某个人的微博，甚至可以查看被@的评论。我断断续续翻了一个多月吧，确信了两件事，一是他真的没有女朋友，二是我真的很无聊。

大概是临近期末那阵子，出现了一条单独@他ID的评论，正文是：“还我充电宝！”后面跟着一个咒骂的表情。学长回复了一句：“晚上还你”，配的眨眼吐舌的直男爱用表情。我像找到宝箱一样，书也复习不进去了，点进那个名叫“Baritone”的账号。Baritone的关注只有三十个人，其中二十九个是初始强塞的营销号；粉丝也是，除了几个连头像都没有的僵尸号就是学长。

这个小号的微博主要可以分为三大类：游戏截图分享，音乐分享，还有就是普通的生活相关。我专拣带评论的看评论，有张照片是两张泰坦尼克重映的电影票根，评论里一张哭脸的表情，学长回复了一个拥抱。还有一首歌曲分享贝加尔湖，学长回复说“下次要和对的人唱”。

几条回复主要集中在近一个月，但我非常耐心地一路翻到了结尾，想看看这是怎样一个人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倒数第三条是个视频，去年十月发的钢琴弹唱，头二十秒的钢琴曲我恍然发觉曲子还有点耳熟，声音一出来我彻底无F可说：妈的，张超你吓死我了！

没错，Baritone就是超哥，我后来还特地查了这个单词，原来是男中音的意思。而他最早那个视频里的曲子我也想起来了，是他在歌手大赛上，原本想和班长一起唱，但被无情拒绝了最后自己上去唱的一首英文歌。

我差点当晚就冲动地跑去问他，想起来自己找到他小号的过程不太光彩，于是作罢。之后我偶尔也会去他主页里逛一逛，从他们的互动里捕捉一点关于学长的蛛丝马迹，顺便吐槽一下超哥这男的真腻歪，我都想转他和学长的CP粉了。

3

学长毕业后，我从他微博上得知他去了国外留学，距离我们更遥远了。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也升上了高三，被没完没了的学习和考试压得气都喘不上来，更别提抽空去关心远在千里之外虚无缥缈的暗恋对象了。

我记得我最后一次翻学长微博和超哥小号是高三的圣诞夜，学长发了九宫格的图片，维也纳的街景，教堂，圣诞彩灯，还有五颜六色的橱窗。超哥小号转了这条，配的是与图片内容无关的一句话：雅思好难。学长回复了两条，一条是“加油啊”，一条是“圣诞快乐”。

那以后我就把微博卸载了专心准备高考。

高三这一年，超哥过得比我们更难。他原本想出国，想休学回家专心准备雅思和申请，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没休成，有听说是家里也有听说是学校不批。每个人都眼见着他顶着压力两头兼顾，成绩却一点点下滑，从过去稳居的年级前五，到前十，前二十，最后一模的时候掉到了一百开外。出排名那个周五下午的自修课，他被班主任找去谈了两节课的话，完了就一直不见踪影。我放学回家路过操场，看见他在跑步，班长在陪跑，班花坐在风雨跑道的台阶上等他们。我过去问班花他们跑多少圈了？她摇摇头：“不知道，好多好多圈吧。”

她听班长说超哥考了两次雅思，都不满意，也不知道该不该考第三次。

我难过得很矫情可是你能理解吗？超哥他明明是那么优秀又聪明的人，比我们谁都更拼了命地要强，扁桃体发炎烧到三十九度，晚上去医院打了吊瓶第二天继续回来上课。他明明应该像班长那样闪闪发光。

可是时间没有允许我难过多久，一模结束后不到一百天就要高考了。高考前一晚我重新下回微博想再看一眼学长，几个月来他出现的不多，零零散散一些照片，转发的雅思词汇表作文模板和高考复习资料，最近一条是手写的高考祝福，我转发了对自己说加油——那是我第一次转发他的微博。睡前我鬼使神差又去翻了一眼超哥的小号，最新一条还停留在去年圣诞，大概是和我一样断网了吧。

最后高考分数出来自然是有人欢喜有人愁，幸运的是我们几个考得都还不错，班长上了复旦，如他所愿，班花报了上海的一所师范学校。说到这里我想起一个细节，一模过后学校让填目标学校，超哥说他要出国，随便跟着班长填了个一样的。最后却还是留在了国内，明明分数线够了也没报复旦，填了北京一所理工类学校。

高考过后我很长一段时间没见到超哥，不知道他神神叨叨在搞什么，QQ不回短信也不回，毕业典礼和谢师宴都没来。直到出了分数回校志愿指导那天，我才时隔近一个月再次见到他，他瘦了好多，黑眼圈比考前还重。

那天的座位自由组合，我们四个于是又坐到了一起。班主任在台上讲话，我悄悄戳超哥问他怎么啦失恋了还是生病了？他把手肘缩回去，说是爷爷过世了。

哦。我无言以对，想了想只会说节哀。他笑了笑，低头翻那本厚厚的志愿填报指南。

班长问他怎么不回短信，他说手机丢了，换了号码。班长轻飘飘锤了他一拳：“怎么搞的换号也不通知兄弟？”

他向后倒去很疲惫地靠着椅背：“你现在记呗。”然后报了一连串数字。我喊着等一下，掏出手机让他再报一遍，结果这串数字存在手机里往后也没有再联系。

4

大学的生活繁花似锦，渐渐地就让我淡忘了高中那些人和事。前两年高中同学偶尔还有聚会，也是在大二暑假吧，我听说了一个震惊好久的八卦。当时我们几个女生约了KTV，有人神神秘秘说起超哥：“你们知道他出柜那个事情吗？”

我：“？？？！！！”

据说是不小心在朋友圈发了和别的男生的亲密照片，虽然很快就反应过来立刻删掉了，但还是被人截了图。她们说他高中就跟高年级的在谈恋爱啊，还在男生宿舍乱搞，上一级的好多人都知道。她们说那个男生还挺帅的，以前参加过校歌赛，叫高什么来着？哦，对了，高杨。她们问我怎么都不知道，看我平时跟超哥关系挺好啊？

我像个傻逼一样一遍遍重复说我不知道啊，我真的不知道。

可是我怎么可能不知道。

那天晚上我回家，两年后再次找到了超哥的小号，太好了，他还没有改名。点进去第二条依然是圣诞九宫格的转发，不同的是底下的评论数变成了一百五十七。我点开一条条往下拉，全都是学长的留言，最下面依然是那两条熟悉的“加油啊”和“圣诞快乐”，顺着时间线往后：

6月9日：天亮了，起床啦！睡醒了吗？怎么都不回我消息？考得怎么样？

6月10日：是没考好吗？听听歌，出门散散心调整一下心情。没关系，我们一起想办法

6月11日：为什么给你打电话也不接？国际长途很贵的你知道吗？快回电话！

6月12日：看到了就回个话好吗？别吓我

……

6月15日：张超，我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联系上你？

……

6月22日：不知道为什么你会突然消失，这几天我想了很多，如果你不想跟我继续走下去，没有关系，我可以接受。我在所有能想到的地方都留言了，你看到以后，至少告诉我一声你还好吗？我真的，很担心。

……

6月28日：今天看到蔡程昱发的照片，你瘦了，生病了吗？听医生的话，别逞强，按时吃药，晚上早点睡，别熬夜了

……

6月30日：别人说二十一天养成一个习惯，我在这儿打卡都满二十一天了，你怎么还不理我

……

7月10日：我之前跟你提过的那个广场今天在办音乐会，很热闹，你会喜欢吗？

……

9月27日：维也纳今天降温，已经需要穿毛衣了，不知道你现在在哪？ 大学生活还习惯吗？一个人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

……

11月30日：下雪了

……

12月25日：圣诞快乐，张超，再见

于是第一百五十七条永远地停在了这一天。

我退出评论，再回去看超哥最新更新的那条九宫格，对照着发现这九张图和学长的九宫格是对应的，拍的是同一个场景，只是橱窗里的洋娃娃被换成了气球和小熊玩偶，圣诞树上没有了彩灯只有绿油油一棵松树——照片拍摄是在夏天，次年七月。而这条微博底下孤零零的没有任何转发和留言。

我不知道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我只知道我青春期爱过的两个男人居然曾经是一对还他妈BE了。夜里我攥着手机在被子里翻来覆去哭成了狗，为什么会这样？艹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

我想起高三的校运会，我脑袋发热报了一千五百米长跑。有天超哥带着我在操场上练了十圈，我快跑死了他看上去还跟散步似的轻轻松松，说是初中减肥经常跑步，跑着跑着就习惯了。我半死不活地坐台阶上问他怎么坚持下去的？

天上恰好飞过一架飞机，他眯起眼睛抬头看着它飞过去：“当你没有退路的时候，就只能一直坚持下去。”

5

再次和超哥聊起来是大四快毕业那阵子，他微信找我，很直接地就说男朋友要考我们学校的研，让我帮忙带一下。我受宠若惊，回过去一串问号：哥你正式出柜了？？？

他说：昂，你们不都知道了吗？

瞎聊了一阵，他把男朋友微信推送过来，小学弟朋友圈里有几张自拍，是很清秀的小男生，长着韩系帅哥的脸用着日系清新滤镜。我痛心疾首跟超哥吐槽：为什么帅哥都是Gay啊？！

他说：“不是啊，蔡程昱就不是啊。”

我一个“好吧”还没发出去，他又来刷新我的三观：“你肯定不知道，我当年还给他表过白。”

我：？？？？？？？

我确实不知道

什么时候的事？？？

然后呢？他怎么拒绝你的？？？

“就高一呗，还能怎么拒绝，他都有女朋友那时候。”这条语音里停顿了三秒，接着说下去：“他说他的人生不能容许任性和犯错。”

班长说这话我能想象得到，他和超哥不一样，看上去每天乐呵呵的但其实家里条件不怎么好，又是单亲，好不容易才从小地方考到我们高中，人生时刻紧绷着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松懈。

可我心里还很不是滋味，我问超哥，那你呢？你觉得你在任性和犯错吗？他说不，我只是作出选择。我又问他家里知道了吗？他说知道啊。

什么时候？

“高考完我就摊牌了，嗨，都过去了，没什么好提的。”

我沉默良久，想起了学长那一百五十五条没有回复的留言，还有那个夏天好久不见瘦到脱形的超哥。原来如此。想到这里我就忍不住鼻子一酸，赶紧跟他岔开话题问他和小学弟谁攻谁受？他发来一长串省略号和表情包，然后问我你觉得呢？

我说你俩看着都挺受的。

他说：滚

到了半年后小学弟来我学校面试那几天我已经研一了，特地翘课带他去学校逛了一圈。他很礼貌地跟我说谢谢学姐，我说没关系啊，我得帮超哥照顾好你嘛。斯斯文文的小学弟脸皮薄，当场就红了脸，低头不知所措地挠脑袋。妈的，太可爱了。

几天后的中午，超哥忽然给我打电话，当时我在食堂手机静音了，打了饭坐下来拿出手机，看到三个未接来电吓了一跳，赶紧回过去。电话那头他的声音是从未听过的焦急：“你帮我看看代玮去哪了？从昨天到现在我怎么都联系不上他。”

我饭还没来得及吃上一口，赶忙安抚他说好好，我这就去看。小学弟住在学校招待中心，还好他刚来那天我殷勤地帮忙订了房间，留下了房号。赶过去乒乒乓乓一阵敲门，敲了六七分钟，他睡眼朦胧地过来开门，头发乱得像鸡窝：“姐，怎么了？”

他说他昨儿下午面完回来太累了，倒头就睡一觉睡到了现在，刚刚才发现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了。我松了口气，让他赶紧充上电给超哥回个电话。他腼腆地点头说好，对不起，让你们挂心了。

门关上后我站在走廊等电梯，平静下来后回想起刚才超哥的慌张，不知道他是不是也想起了高中毕业的暑假。电梯来了，我摇摇头，不敢细想，不然又该哭了。

二零一九年的圣诞我在朋友圈里刷到了超哥和小学弟的比心合照，在不晓得哪个商场里挂满了彩灯的圣诞树下。我给他们分别点了赞，又热血沸腾地跑去骚扰超哥，连发三条：哥你一定要幸福啊啊啊！！！

他回了个白眼，叫我别他妈一天到晚磕CP了。最后才说，你也是。

嘿嘿嘿，我就知道他嘴硬心软，还是个死傲娇。

6

其实为什么会突然想起超哥这个人呢？

是因为我今天整理高中留下来乱七八糟的杂物，翻到从前藏在笔袋里的那张纸条，忽然地就想起了很多很多年前，超哥说要四个人一起旅行的那个未完成的约定。